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八十二 三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八百三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八十二

器物部一 器物總載 案 几 胡牀 巾箱 笈 箱 篋 笥 櫝 廚 函 匳 匣 嚴器 增筐筥 籠 筒 箕帚

器物總載一 食器并入

增說文曰皿飯食之用器也 原易曰制器者尚其象 尚書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禮記曰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 又曰祭器未成

不造燕器　月令曰仲春之月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又曰仲夏之月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又曰仲秋之月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又曰仲冬之月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又曰中央土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　又曰去器之無用者權置者令去之　鄒陽上梁孝王書曰蟠木離奇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

增賈誼治安策曰天下大器也今人之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異惟天子之所置

之　又曰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　老子曰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原虞翻云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　晉樂斐目夏侯玄曰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　增地鏡圖曰齊器之象為牛楚器之象為馬越器之象為蝦蟇宋器之象為白狗秦器之象為豚燕器之象為豕

器物總載二

增史記曰舜陶於河濵器不苦窳　逸周書曰武王既勝殷諸侯班宗彛作分器　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敧器焉問守廟者曰此何器也曰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敧中則正滿則覆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即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敧孔子喟然歎曰嗚呼物焉有滿而不覆者乎　史記曰武帝有故銅器李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案其刻果然　又曰司馬相如與傭保雜作滌器於蜀

中　原白帖曰吳鄭泉嗜酒臨卒曰願身化為土陶家取為酒器　又曰晉武帝王氏家食器盡琉璃　增又曰晉時鼓器不存形製杜預創意造之　車頻秦書曰符堅建元年中新平縣民耕地獲玉器初有金雕者頗知圖記王猛以為左道勸堅誅之雕臨死表堅曰新平地古顓頊墟應出古帝王寶至是果得之　南史曰劉杳字士深為東宮舍人昭明太子賜以瓠食器曰卿有古人風故遺古人之器　唐書曰太宗嘗怪舜造漆器

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邪褚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漆器不止必金為之金又不止必玉為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　又曰鄧景山清約子弟饌不過草具用器止烏漆　元結惡圓論曰元子家為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友人公植曰吾聞古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為卓不圓為卿寧方為汙辱不圓為顯榮甚者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奈何造圓轉之器悅媚嬰兒乎　唐書于頔傳頔請

升襄州為大都督府初襄有髹器天下以為法至頔驕蹇故方帥不法者號襄樣節度

器物總載三

增銘明方孝孺食器銘曰汝飲而食當思爾職行而有得斯無媿色節己以裕衆是為儉德嗇人以自封斯為民賊毋以一食而忘天下毋以苟安而忽永圖

案一

原說文曰案几屬也 增又曰檈圓案也 原方言曰

案陳楚宋魏之間謂之槁　鹽鐵論曰良民文杯畫案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粺飯肉食所以亂治也　異苑曰百丈山上有石房内有石案置石書二卷　夢書曰凡夢見杯案賓客到多客大案少客小案

案二

原燕太子曰太子嘗與荆軻等案而食　楚漢春秋曰項王使武涉說淮陰侯信曰臣事項王位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乃去楚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玉具之劔

臣背叛之內媿於心　漢書曰萬石君石奮子孫為小吏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　漢武故事曰武帝時東郡獻短人長五寸上疑其山精常令案上行東方朔問曰巨靈汝何以叛阿母健不　西京雜記曰武帝為七寶牀雜寶案設桂宮中　增漢書曰貢禹奏曰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食臣下也　原東觀漢記曰吏始韓夫人尤嗜

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　又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語嘗屏案不食　又曰祭肜素清約在遼東三十年衣無儲副帝嘉其功賜錢百萬及衣冠刀劒下至杯案食物大小重疊　江表傳曰曹公平荆州乃欲伐吳張昭等皆勸迎曹公唯周瑜魯肅諫拒之孫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復有言迎北軍者與此案同　增南史曰江秉之為新安太守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

唐書曰唐起居舍人執筆隨宰相入殿夾香案分立殿下　杜陽編曰同昌公主琢百寶為圓案　唐書曰劉元佐既貴母尚在凡縣令走庭中白事退戒元佐曰長吏恐懼卑甚吾思而父吏於縣亦當爾而據案當之可安乎元佐感悟待下益加禮　五代史曰孫晟事李昇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眾伎各執一器環立而待號肉臺盤　宋史曰林特精敏喜吏職據案終日不倦

案三

原漆書　金度　魏武上雜物疏云御物有純銀鏤帶漆畫書案一枚　東宮舊事云皇太子納妃初拜有漆金度足奏案一枚　青玉　增白石　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廣輿記曰張九齡未第時建宅桂山中几案皆白石琢成　原鳩飛　增蛇繞　烈士傳云魏公子方食有鳩飛入其案下公子怪之詳鳩　廣輿記云五代時陸昭符為刺史一日坐廳事雷雨暴至雷光如金蛇繞案左右皆震仆昭符自若撫案叱之雷電忽散得鐵索重百斤許徐命納庫中人服其雅量

案四

原俯舉 東觀漢記云梁鴻適吳依大家皐伯通廡下為賃舂妻孟光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

跪奉 又云魏霸延平元年仕為光祿大夫妻死長兄伯為娶妻送至官舍霸曰年老兒子備具何用空養他家老嫗為即自入拜其妻手奉案前跪霸曰不敢相屈妻懃求去

子元三杯 漢書曰朱博字子元為御史大夫為人廉不好酒色之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

增祖深一肉 南史云梁郭祖深為南津校尉加雲騎將軍常服布襦素木案食不過一肉

與可噴飯 洋縣舊志云與可作亭篔簹谷中蘇子瞻寄詩云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是日與可同內人遊此燒筍晚食得詩失笑噴飯滿案

原季齊撒饌 廣陵傳云吳戒字季齊性剛直同業陳叔為賊戒往見之叔為設食戒曰汝為賊柰何為人設食因

舉案投江令其撤饌

趙王自持 史記云漢七年高祖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甚恭高祖箕踞罵之

許后親奉 漢書云許后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供養

負版類楯 詳鏡三象兵注

增糊紙如銀 摭言云舉人多以白紙糊案子面鄭昌啚詩曰新糊案子其白如銀

曹公視書 太平御覽云陸雲與兄機書云按行曹公器物有奏案五枚又作鼓案以卧視書

原石虎行文 鄴中記云石虎以宮人為女官門下通事又以玉案行文書

案五

原銘 漢李尤書案銘曰居則致樂承顔接賓承奉奏記

通達詔刺尊上咨下道合仁義　梁簡文帝書案銘曰刻香鏤彩纖銀卷足照色黃金迴花青玉漆華映紫畫製舒綠性廣知平文雕非曲厠質錦帷承芳綺縟敬容禮賢恭思儼束披古通今察姦理俗仁義可安忠貞自燭鑒矣勒銘知儆敬勗　增宋鼂无咎八仙案銘曰東皐松菊堂飲中八仙案八仙何必來松菊自吾栽

几一

增釋名曰几庋也所以庋物也　器物叢談曰几案屬

長五尺高二尺廣一尺兩端赤中央黒几所以依凭之具然非尊者不之設所以示優寵也人几在左神几在右又不可以不辨也　原李尤几銘序曰黄帝軒轅恐事之有闕作輿几之法　增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原周禮司几筵曰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　又曰凡吉事變几鄭注王祭宗廟祼于室饋

食于堂繹于祊每事易几神事示新　又曰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　禮記曰進几杖者拂之　又曰謀于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　又曰龜筴几杖席蓋重素袗絺綌不入公門　又曰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　增又曰乘車必以几　又曰大夫七十致仕則必賜之几杖　原左傳遂啟疆曰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覜有章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

禮之至也　增蘇軾詩曰世家不可恃如倚折足几

几二

原左傳曰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智伯怒投之以几出於其間出偃匄之間也智伯荀罃字也　莊子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焉自喪其偶顔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戰國策郭隗謂燕昭王曰隱几據杖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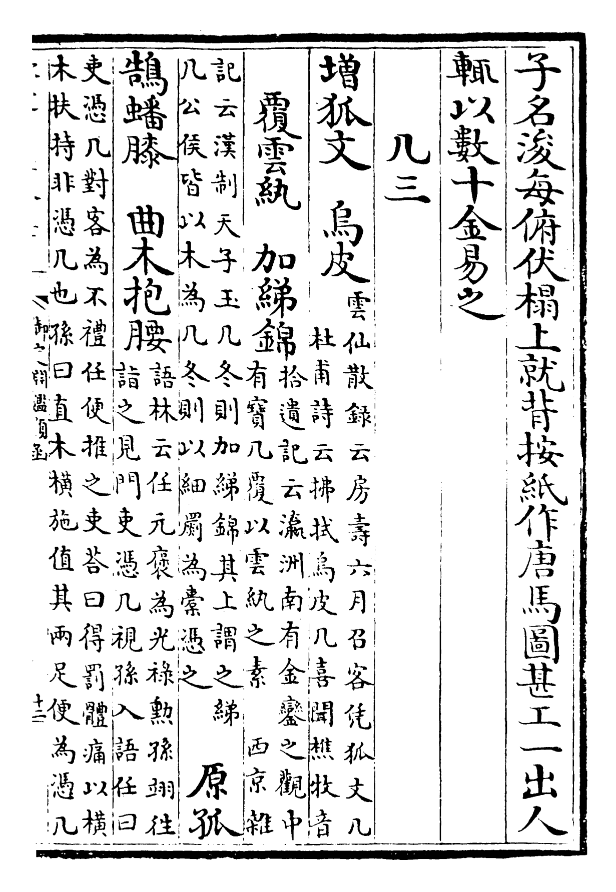
視相使則廝役之人至　增廣輿記曰梁孝王甞集諸遊士於曜華宮使各賦枚乘賦柳路喬如賦鶴公孫詭賦文鹿鄒陽賦酒公孫乘賦月羊勝賦屏風韓安國賦几不成鄒陽代韓鄒罸酒枚乘諸人賜絹各五疋　原漢書詔太師孔光曰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道於帝今年耆有疾俊乂大臣惟國之重書曰毋遺耇老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黄門令為太師省

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　又曰朱博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奮髯抵觸其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耶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其可用者皆斥罷諸病吏　増東觀漢記曰黄香為尚書郎以香父尚在賜卧几靈壽杖　原續漢書曰大將軍何進辟鄭玄玄以進權戚不敢違意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待之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　漢舊儀曰祭天用玉几玉器　魏武上雜物

疏曰御物三十種有上車漆畫重几大小各一枚　魏志太祖以素几賜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古人之器　續漢書曰魏文帝賜楊彪几杖以彰舊德　竹林七賢論曰魏封晉文王王辭公卿皆當喻旨司空鄭沖馳使從阮籍求其文立待之籍時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而起書几版為文無所治定乃寫封信　增晉書曰王羲之字逸少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其父誤刮之門生驚懊累日　原鄴中記曰石虎

御坐几悉漆雕畫以五色　增南史曰沈驎士字雲禎隱居以篤學為務恒憑素几鼓素琴　陳書曰王沖為太子少傅高祖以沖前代舊臣特申長幼之敬文帝即位益加尊重嘗從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上賜之以几

宋史曰蘇雲卿與張浚為布衣交浚相馳書函屬豫章帥及漕帥漕為遊士訪之入圃雲卿曰客何來延入室土銼竹几地無纖塵卒不應召　廣輿記曰龔開字聖予淮陰人宋亡不仕家益貧賓客造訪至無几席一



子名浚每俯伏榻上就背按紙作唐馬圖甚工一出人輒以數十金易之

几三

增孤文　烏皮　雲仙散錄云房壽六月召客凭孤文几　杜甫詩云拂拭烏皮几喜聞樵牧音

霞雲紈　加綈錦　拾遺記云瀛洲南有金鑾之觀中有寶几霞以雲紈之素　西京雜記云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公侯皆以木為几冬則以細罽為橐凭之　原孤

鵲蟠膝　曲木抱腰　語林云任元褒為光祿勳孫翊往詣之見門吏凭几視孫入語任曰吏凭几對客為不禮任便推之吏荅曰得罰體痛以橫木扶持非凭几也孫曰直木橫施值其兩足便為凭几

何必孤鵠蟠膝曲木抱腰

几四

增桐木 神仙傳云葛仙公憑桐木几於女几山學仙得道後几化為白麂三足時出於山上 **靈檀** 玄觀手鈔云謝霜回有七寶靈檀之几几上有文字隨意所及文字輒見故道經云世有靈檀則百事可圖世有神瓜則飲食可廢 **步挽** 潛確類書曰道武賜元慕步挽几以優異之 **連理** 與廣記云庾易字幼時新野人徙居江陵雅性恬靜以文史自娛長史袁彖慕其風贈以鹿角書格蚌盤牙筆易將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

原書誦訓 國語左史倚相曰倚几有誦訓之諫注云誦訓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

盛真經 漢武內傳曰帝受西王母五岳真經六甲靈符十二事盛以黃金几封以

白玉函以珊瑚為牀以

陳蕃設　漢雜事云陳蕃請徐穉為功曹及師友祭酒時設東西之坐重席漆几以候之

呂布斫　魏志曰呂布遣陳登至太祖求徐州牧登因陳布勇而無謀宜早誅之太祖悅及登還布拔戟斫几責之

劉政造　異苑云歷陽石秀之從有一人著平巾袴褶語之曰聞君巧侔班匠刻几尤妙太山府君相召秀之自陳云劉政政能造數句而殞

孔融憑　九州春秋曰孔融為北海太守為袁譚所攻流矢雨集矛戟內接然融憑几安坐讀書論議自若也

石室玉几　馮明生別傳云岱宗山石室有金牀玉几

海島金几　述明錄云海中有金臺內有金几雕文備制

几五

原詩齊謝朓詠烏皮隱几詩曰蟠木生附枝刻削豈無

施取則龍文鼎三趾獻光儀勿言素韋潔白沙尚推移曲躬奉微用聊承終宴疲

原賦漢鄒陽几賦曰高樹凌雲蟠紆煩冤旁生附枝王命公輸之徒荷斧斤援葛藟攀喬枝上不測之絶頂伐之以歸眇者督直聾者磨礱齊貢金斧楚入名工迺成斯几離奇髣髴似龍盤馬迴鳳去鸞歸君王憑之聖德日躋

增文唐柳宗元斬曲几文曰后皇植物所貴乎直聖主

取焉以建家國亘為楝楹齊為闔閬外隅平端中室謹
飭度焉以几維量之則君子馮之以輔其德末代淫巧
不師古式斷玆採木以限肘腋敧形詭狀曲呈詐力制
類竒邪用絶繩墨勾身陋狹危足僻側支不得舒脊不
遑息余明斯畜以亂人極追咎厥始惟物之殘禀氣失
中遭生不完託地墝埆反時燠寒欝悶結澀癃蹇艱難
不可以遠遂虧其端離竒詰屈縮恧巑岏含蝎孕蠹外
邪中乾或因先容以售其蟠病夫甘焉制器以安彼風

毒敗形陰沴遷魄禍氣侵骨淫神化脈體仄筋倦榮乖
衛逆乃喜茲物以為已適器之不祥莫是為敵烏可昵
近以招禍癖且人道甚惡惟曲為先在心為賊在口為
愆在肩為僂在膝為攣戚施踦跂匍匐拘拳古皆斥遠
莫致於前閒誰其類惡木盜泉朝歌迴車簡牘載焉昭
王市骨樂毅歸燕今我斬此以希古賢諂諛宜惕正直
宜宣道焉是達法焉是專咨爾君子曷不乾乾既和且
平獲祐於天去惡在微慎保其傳

增銘黄帝几銘曰予居民上揺揺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及夕兢兢慄慄日愼一日人莫蹪於山而蹪於垤

武王几銘曰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　原漢李尤牀几銘曰虚左致賢設坐來賓筵牀對几盛養已陳殽仁飯義枕典席文道可醉飽何必清醇西伯善養二老來遊　晉張華倚几銘曰倚几之設設而不倚作器於此成禮於彼　蘇彥隱几銘曰良匠造器妙巧應規俯仰灼照商略神奇假物興思須以忘疲　增宋陳堯

佐几銘曰親仁可以自託友賢可以自扶求仁得仁必馳必驅若隱几以召憑几而呼則仁賢斯遯厮役來趨嗚呼賢既遯身即孤　晏殊几銘曰小飯防饐跬行虞跌巾有角墊衣存衽鈌惟忠與孝則罔摧折　鼂補之几銘曰仲遠好學辭藻良贍逸然有子貢之感時倦而願息聞之吾師曰生無所息仲遠其務自強而夕惕

胡牀一

增詩話曰今之交牀本自外國來始名胡牀隋以讖改

名交牀唐穆宗時又名繩牀

胡牀二

增風俗通曰漢靈帝好胡牀　原曹瞞傳曰操與馬超戰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掩至操志猶坐胡牀不起張郃等見事急引操入船得渡　魏略曰裴潛為兗州刺史時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留以挂柱　魏志曰蘇則從文帝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胡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

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臣臣愚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皆赦之然以此見憚　語林曰謝鎮西著紫羅襦據胡牀在大市佛圖門樓上彈琵琶作大道曲　晉書曰謝萬嘗詣王恬坐少時王入內謝喜謂必厚供待良久沐頭散髮而出亦復不坐乃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傲然了無相酬對意　世說曰庾太尉在武昌時秋夜氣景始佳諸佐吏殷浩之徒共登城南樓理詠音調甚遒俄而庾公率左右步來諸

賢欲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賢士談詠竟夕　晉中興書曰王猛少貧賤常至洛陽貨畚有一人於市貴買其畚云隨我去取直猛隨去忽至深山中見一公據胡牀頭鬢悉白猛因拜公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酬畚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　增晉書曰王子猷泊舟清溪聞桓子野善笛而不識遇桓於岸上過客有識之者云此是桓子野王便令人通問聞君善笛試為我一奏桓素聞王名即便

迴下車據胡牀作三調弄畢便去主客不交一言　梁書曰武帝軍至新林楊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遥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脚談笑如初　五代史曰梁太祖命武士執朱珍諸將霍存等十餘人叩頭救珍太祖大怒舉胡牀擲之曰方珍殺唐賓時獨不救之耶　宋史曰曹彬為晉州兵馬都監一日與主帥暨賓從環坐於野會鄰道守將走价馳書

來詰使者素不識彬潛問人曰誰為曹監軍有指彬以示之使人以為紿已笑曰豈有貴戚近臣而衣弋綈袍坐素胡牀者乎審視之方信　明通紀曰偽漢丞相胡廷瑞守南昌見江州破遣將鄭仁傑詣軍門約降請禁止若干事上初有難意劉基自後踼所坐胡牀上悟許之

胡牀三

增金飾　寶裝宋書云宗慤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會朝廷以金飾胡牀及金抹器賜哨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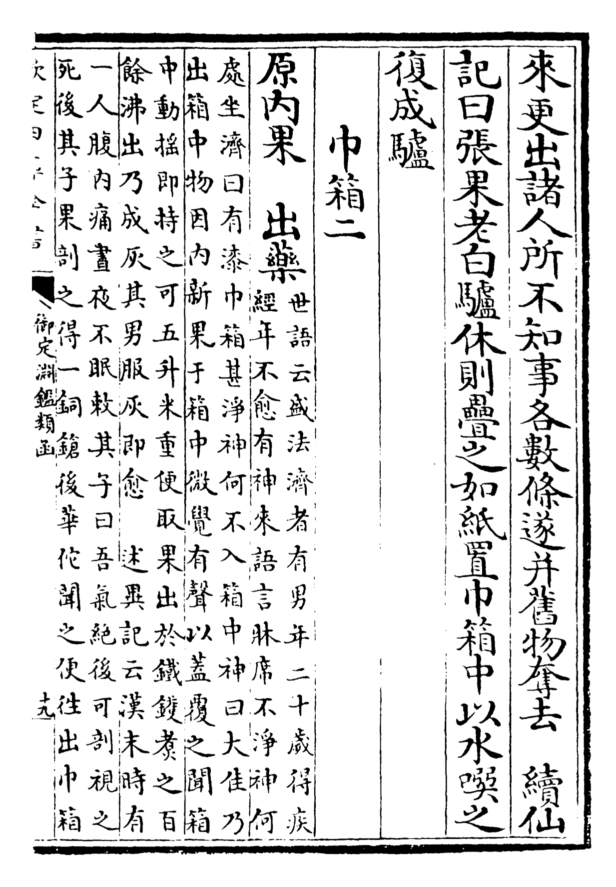
羅宗懿曰繁纓諸侯之馬飾猶不可與陪臣况以乘輿之器賜外臣不若加賜金帛　北齊書云武成胡后布金錢於沙門曇獻席下又挂寶裝胡牀於獻屋辟武成平生之所御者也

胡牀四

原詩梁庾肩吾詠胡牀詩曰傳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足敧形已正文斜體自平臨堂對遠客命旅憺初征何如淄館下淹留奉盛明

巾箱一

增齊書曰王儉令學士隸事多者與巾箱服飾陸澄後



來吏出諸人所不知事各數條遂并舊物奪去　續仙記曰張果老白驢休則疊之如紙置巾箱中以水噀之復成驢

巾箱二

原內果　出藥　世語云歲法濟者有男年二十歲得疾經年不愈有神來語言牀席不淨神何處坐濟曰有漆巾箱甚淨神何不入箱中神曰大佳乃出箱中物因內新果于箱中微覺有聲以蓋覆之聞中動摇即持之可五升米重便取果出於鐵鑊煑之百餘沸出乃成灰其男服灰即愈　述異記云漢末時有一人腹內痛晝夜不眠敕其子曰吾氣絶後可剖視之死後其子果剖之得一銅鎗後華佗聞之便往出巾箱

內藥投之鎗即化為清酒

增化珠 原收雀 宋書云元凶劭姊東陽公主召女巫嚴道育云天神當賜符應時主夕臥見流光相隨狀若螢火遂入巾箱化為雙珠圓青可愛遂為巫蠱 北堂書鈔云楊寶見黃雀被創收於巾箱

有一卷 置五經 漢武內傳云武帝見西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書王母曰此五岳真形圖昨青城諸仙就我求今當付之 齊書曰衡陽王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為一卷置於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索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荅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效為巾箱五經自此始也

笈一

增說文曰极笈同驢上負也 風俗記曰笈學士所以負

書箱如冠籍箱也

笈二

增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語武帝曰阿母今以瓊笈妙韞發紫臺之文賜汝　原謝承後漢書曰包咸字子良少為諸生受業長安負笈追師　又曰蘇章字士成北海人負笈追師不遠萬里　又曰高弘字伯武河內山陽人也為琅邪相到官自負笈單步入界聽採風俗厚薄　增又曰方儲字聖明負笈到三輔無術不覽　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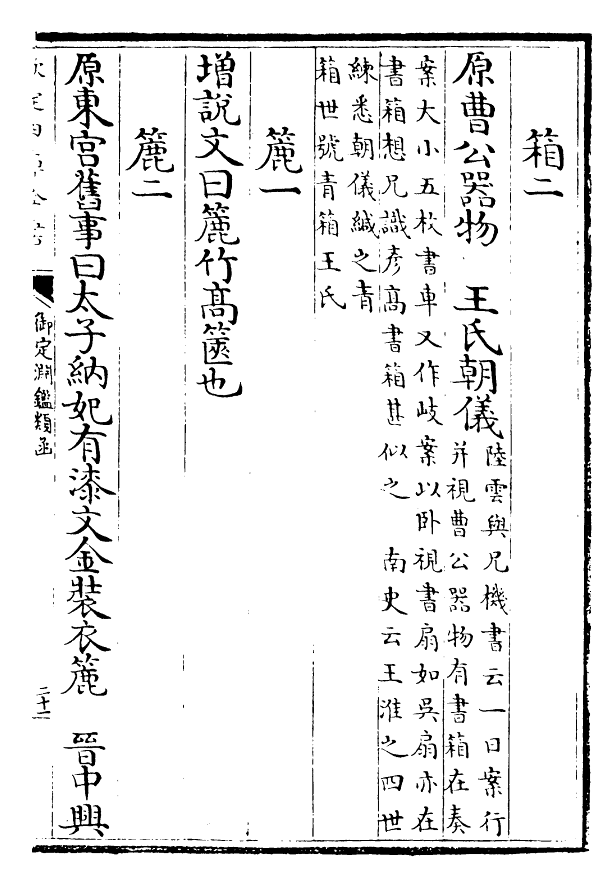
又曰李固父為三公而固嘗步行負笈千里從師

笈三

原尋師　弔友　謝承後漢書曰袁宏博覽羣書六藝常負笈尋師變易姓名　又曰徐穉字孺子公車五徵皆不降志其友喪負笈赴弔於百里外　賣卜　增負書　字仲綏負笈賣卜給食諸公表上博士徵　又云郎宗宗負笈遁去　下詳笈一

箱一

原齊書曰褚炫居身清正為吏部尚書出行左右捧黄紙帽箱風吹紙剥殆盡



箱二

原曹公器物　王氏朝儀　陸雲與兄機書云一日案行并視曹公器物有書箱在奏案大小五枚書車又作歧案以卧視書扇如吳扇亦在書箱想兄識彥高書箱甚似之　南史云王淮之四世練悉朝儀緘之青箱世號青箱王氏

簏一

增說文曰簏竹高篋也

簏二

原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漆文金裝衣簏　晉中興

書曰王敦害周顗籍其家止見有素簏數枚中有故絮

北堂書鈔曰祖約料財物客至以兩小簏著背後傾身障之　晉書曰劉柳為僕射時右丞傅迪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惟讀老子而已迪每輕柳柳曰卿讀書而無所解可謂書簏矣　增廣輿記曰李善字次琭江夏人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人號之書簏

簏三

原受絹　增借書　世語云楊修與丁儀凡弟皆欲以曹植為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簏内吴

質與謀楊脩白太祖太子懼告質質曰明日復以簏受絹車内以惑之脩必重白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太子從之脩果重白無人太祖由是疑焉　廣輿記云宋令狐揆卜築涓溪之上嘗雪中跨馬入城詣張君房借書令蒼頭擕簏負琴以隨揆乃長吟曰借書離近郭冒雪度寒溪友人林逋繪圖以贈

笥一

增說文曰簞笥圓曰簞方曰笥飯及衣之器也　原尚書曰惟衣裳在笥

笥二

原遺餅　進飯東觀漢記曰上問第五倫曰卿為市掾人有遺卿母一笥餅卿從外來見之奪

母笥探口中餅出之倫對曰實無此衆人以臣愚蔽故為生此語　又曰上聞王郎將軍至復驚去馮異進一笥麥飯兔肩

藏神龜 莊子曰楚有神龜死三歲矣王巾笥而藏之

增盛寶鏡 西京雜記云宣帝以琥珀笥盛身毒寶鏡

笥三

原獻笥 吳越春秋曰越以文笥七枚獻於吳王

發笥 夫子廟素書云發吾笥鍾離意

經笥 後漢書曰邊孝先自云腹便便五經笥

綬笥 馮緄開綬笥有兩赤蛇詳卜筮

葦笥 風俗通云孝靈帝建寧中京師長者皆以方葦笥為妝具時有識者竊言葦方笥郡國讞篋也今用之天下皆當有罪讞於理官也後黨錮皆讞廷尉人名悉入葦方笥中斷為驗矣

竹笥 北堂書鈔云戴

良五女絲裳布被竹笥木屐而遺之又按唐書云大歷八年晉州男子郇謨以麻總髮持竹笥葦席行哭長安東市人問之曰我有字三十欲以獻上字言一事即不中以笥貯屍席橐而棄之京兆以聞帝召見賜以衣

增去任餘縑唐書曰元德秀為魯山令所得俸悉散孤貧任滿笥餘一縑駕柴車而去

著書藏橐韻府云趙宋孫甫字之翰著唐書七十五卷常別緘其橐於笥一日出而家失火弟子負其笥避之於池島邊還及門曰書笥在乎曰在餘無所問

笥四

原銘後漢胡廣笥銘曰休矣斯笥凡器為式受相君子承此印紱帝命所賚用褒令德備以自脩所以自敕忠

肅恭懿鮮不為則靡悔靡吝神人致福

匵一

增說文曰匵櫝也匣也　韓愈曰伯樂之廄多良馬卞和之匵多美玉

匵二

原晉書曰甘卓性先寛和忽便彊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其家金匵鳴聲似㨎鏡清而悲巫云金匵將離是以悲鳴襄陽太守周慮等承望敦意害卓　增

唐書曰王伾闒茸無大志通天下賕謝日月不闕為巨匱裁竅以受珍使不可出則寢其上　廣輿記曰蘇躭郴人事母以孝聞一日忽告母曰仙道已成上帝來召母曰吾誰養乃留一匱云所需即有　元史曰月魯不花為浙西廉訪使會張士誠據浙西僭王號度弗可與並處令姪同壽具舟載妻子自匿身木匱中蔽以槀秸脫走至慶元

匱三

原玉櫝　金縢　左傳云昭公七年齊伐燕燕人行成盟於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斝耳不克而還　尚書云金縢之匱

增藏漦　原賣珠　周紀云夏后之衰二神龍止於庭及請其漦藏之龍亡而漦在櫝　韓子云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匱熏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匱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買匱未可謂善鬻珠也　紬書　藏券　司馬遷傳云紬金匱石室之書　漢書云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

增銘　漢李尤匱匣銘曰國有都邑家有匣匱貨賄之用我之利器

廚一

增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柏書廚一梓書廚一齊書曰陸澄當世稱為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　南史曰衡陽王鈞毋區貴人卒鈞哀毀甚先是貴人以華叙廚子賜鈞以為玩弄貴人亡後每歲時及朔望輒開視再拜哽咽見者皆為之悲

廚二

增施牀 魏略云扈累字伯重京兆人常隨青牛先生先生性方正曉知星歷風角鳥情累得其術有婦

無子後亦喪婦獨居道側以輒為障施一廚牀食宿其中

寄畫晉陽秋云顧愷之尤好丹青嘗以一廚畫寄桓玄悉糊題其前玄乃發廚後而取之封題如舊以還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猶人登仙也

篋一

增說文曰匧同篋械藏也　禮記曰入學鼓篋遜其業也

篋二

原莊子曰將為胠篋之盜固扃鐍然大盜至則必負匱揭篋而趨　增風俗通曰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占人

修短漢武探策得十八乃倒讀曰八十果應　原漢書曰武帝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張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相校無遺　增魏志曰胡質為征東將軍歿後家無餘財惟有賜衣書篋而已　晉書曰張華身死之日家無遺財惟有文史溢於几篋　唐書曰柳璨公卿託為牋奏名譽日洽以為博奥時號柳篋　宋史曰李大臨以工部郎中出知海州辰溪貢丹砂道業縣其二篋化為雙雉鬬山谷間耕者獲之人疑為盜械送

於府大臨識其異訊得實釋耕者　廣輿記曰宋楊萬里歷仕三朝始終一節居恒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一篋藏之臥所戒蒼頭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趣裝者

篋三

原返錦　市珠 左傳云衛人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叔向受羹返錦　隋書曰突厥有明珠一篋價值八百萬與中國交市獨孤后曰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

示謗書　增封度牒 呂氏春秋曰魏文侯命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　明紀云靖難兵入

城人援建文帝一小匳封鑰甚密啟視之得楊應能度牒及披剃之具於是遁去

貯裘帶

擔圖書

元史云武宗嘗奉皇太后燕大安閣中有故匳問李邦寧對曰此世祖貯裘帶者臣聞有聖訓曰藏此以遺子孫使見吾樸儉可為華侈之戒帝命發匳視之歎曰非卿言朕安知之　宋史云馬伸在廣陵不以富貴妻子為念行匳一擔圖書半之

匳一

增說文曰籢

同匳鏡籢也

匳二

增賜果

原啖梅

唐書裴諗傳上賜御匳果　語林云范汪能啖梅至一斛匳須臾啖盡

奩三

原太后奩 後漢書云陰太后崩明帝性孝愛追慕無已謁原陵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增貴人奩 拾遺記云陰貴人食瓜美帝使求之時燉煌獻異瓜者見鏡奩中有瓜桃之核視之涕零也

原渠豆奩 云是崆峒靈瓜又常山獻巨桃及后崩侍

增散風奩 品物類聚記云郭代公愛魏武上雜物疏云御雜物用有純銀渠豆奩純銀括鏤奩

賜鏡奩 蔡邕表云賜鏡奩等前後重疊父母於子無以加此

寄 姬薛氏貯食物以散風奩

香奩 孫仲奇妹書云鏡與粉盆與郎香奩與若

增說文曰匣匱也 古歌曰流塵生玉匣 楊炯詩曰妝匣悽餘粉 杜甫詩曰塵匣初開鏡

匣二

原銀匣 魏武上雜物疏云御褋物有銀鏤漆匣四枚 增玉匣 尚書故實云唐太宗得大王真蹟最惜蘭亭後高宗以玉匣貯藏昭陵 硯匣 柳宗元詩云硯匣留塵盡日封 鏡匣 酉陽雜俎云元和初夏侯乙庭前生百合花大於常數倍因發其下得甕匣十三重各匣一鏡惟第七者光照日 原雞犬匣 拾遺錄云含塗國人善服鳥獸雞犬皆使之能言雞犬牛豕死者以玉為匣埋海上其主游戲海上於地中聞犬豕雞之聲主者猶識掘而取還養如昔焉惟毛羽禿落久更如舊 增

蛟龍匣杜甫詩云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龍匣　原出太阿文選云太阿出匣　得如意胡綜別傳時人有掘地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為蓋布雲母於其上開之乃得白玉如意　增山亭石匣宋史五行志云漢乾祐中荆南高從誨鑿池於山亭下得石匣長尺餘扃鐍甚固從誨神之屏左右焚香以啟匣中得石有文云此去遇龍即歇及宋建隆中從誨孫繼沖入朝改鎮徐州龍隆音相近　萬里玉匣廣輿記洪武初居人於萬里得玉匣內有玉簡十六乃宋真宗祀后土文

匣三

增傳明文廷訓方函子拜匣傳曰方函子字肅將鄧林其故居也會詔掄材各以次第上公車上者擬棟梁舟楫

其次列散曹雜局隨所長而自效焉函自分雖不能大用而負才實美不欲混廁任使而逐逐於垢氛寧與詩書禮樂為伍得班輸氏厲刻拜儀禮司丞端方自處無圓融婉轉之態命其掌集儀注往往得當如通謁餽遺報申轉復隨其疏戚尊卑一稟成命而預珍之臨時宣達無纖毫僭忒即有封事亦必與謀之信宿而後上不則非有所蒙焉而不白即有所蹴焉而不寧者外是而文英帖括韻士謳吟亦皆在其樂與中若貪黷私昵之

事如病不越宿即命持去有一二素封遊冶以千金之券相媾之詞託函中處不得已而勉留隨促之曰亟去亟去君能固我扃人能發我藏將重資無據隱情頓洩矣人亦憚其方正事不關禮數者不能久瀆一日治資斧為千里之行挈之與俱導迎體度一如家食時也主人適坐煩劇不能成寐又為之奉枕席而令其安寢為姬公為莊生為黃粱與南柯各任其結想以成境覺時依然一函也主人器之曰方君方君書能相我以禮夜

能遺我以安函不任受德也趨陪徃還常虛中以待會經曲而協以時宜至老圭角漸融神色益朗秉禮始終不倦

嚴器一

原納婦　嫁女

魏武禁鮮飾令云孤不好鮮飾嚴具用新皮韋笥以黄韋緣中遇亂世無韋笥乃更作方竹嚴具以皁韋衣之麗布裏之此孤平常之用者也内中婦曽置嚴具於時為之推壞今方竹嚴具緑漆甚華好　汝南先賢傳云戴良嫁女以竹方笥為嚴器

嚴器二

增簪珥嚴器北史后妃傳云舊儀司飾三人掌簪珥花嚴器

馬齒嚴器脩復山陵故事云梓宮用嚴器五具馬齒嚴器五具

原金箴嚴器南史云宜都王鏗鎮姑孰於時人發桓溫女冢得金巾箱織金箴為嚴器條以啟聞鬱林敕以賜之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使長史蔡約自往脩復纖毫不犯

油漆嚴器魏武上雜物疏云油漆畫嚴器一純金參畫方嚴器一

嚴器方七寸陸雲與兄機書云按行視曹公器物嚴器方六七寸高四寸

嚴器物幾具秦嘉婦與嘉書云今奉嚴器中物幾具

筐筥一

增說文曰筐飲一作飯器筥也　又曰筥箱也　又曰𥳑

同筥飯筥也秦謂之箱　趙宧光說文長箋曰筐筵當是筵笥之屬說文訓飲器左矣又言筥也筥訓箱箱訓飯筥說文飲字當是飯誤　三禮舊圖曰筐以竹為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祭祀之器筥其制圓而長深行幣帛及盛物但可以實物而已又曰筥圓受五升盛饔餼之米致於賓館　小爾雅曰把謂之秉秉四謂之筥　易經曰女承筐無實　毛詩曰采采卷耳不盈傾筐　又曰于以盛之惟筐及筥注云方曰筐圓曰筥　又曰

摽有梅頃筐曁之　又曰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左傳曰苟有明信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禮記曰蠶則績而蟹有筐

筐筥二

增呂氏春秋曰有娀氏二女為九成之臺上帝令燕往遺二卵爭搏之覆以玉筐北飛遂不反簡狄吞之生契

左傳曰晉侯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　西京雜記曰元后

在家日燕銜白石大如指隨續筐中后取之石自剖為
二其中文曰母天下遂復還合後為皇后常致璽中
吳志曰孫皓即位所在承指數言瑞應以問侍中韋昭
後改名曜昭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　晉書曰庾袞父亡作
筥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袞
將何居母感而安之　明通紀曰永樂十八年皇太子
赴北京過鄒縣見民男女持筐盈路拾草實駐馬問所
用曰歲荒以為食太子惻然顧中官賜之鈔命山東布

政司發粟賑之

籠一

增說文曰籠舉土器一曰笭也又鳥檻曰籠　淮南子曰張天下以為之籠因江海以為之罟何亡魚失鳥之有乎　又曰狐裘負籠甚可怪也　楚辭曰鳳皇作鶉籠兮雖翕翅其不容

籠二

增獻鵠。出鵠史記云齊使淳于髡獻鵠於楚飛其鵠揭空籠見楚王曰飲鵠飛亡吾欲刺腹

死恐人議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殺買鵠代之是欺王也欲奔亡痛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王曰信士如此倍鵠在也厚賜之　傅咸斑鳩賦敘云余閒居無為有時遊顧見斑鳩音聲可悅於是捕而畜之既以馴擾出之於籠無何失去後時時一來飛翔殆如有戀聊為之賦

放鴿　宋王荆公生日罩大卿開籠放鴿為祝

換鵞　晉王羲之性喜畜鵞為山陰道士寫黃庭經一卷籠鵞而去

養雞　放鶴　幽冥錄云晉沛國宋處宗嘗買得一長鳴雞愛養甚至恒籠著窗閒雞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玄致終日不輟處宗因此功業大進　韻府云林逋出客至童子開籠放鶴逋即歸

坐書生　護宰相　韻府云許彥遇一書生求寄鵞籠與兩鵞並坐負之不覺其重　原化記云宰相冥司必以紗籠護之

籠三

增金籠 成公綏鸚鵡賦云小禽也以其能言解意故為人所愛玩之以金籠升之以殿堂可謂珍之矣蓋未得鳥之性也

藥籠 唐書云元澹字行沖謂狄仁傑曰脯腊膎胰以供滋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狄仁傑曰此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青絲籠 王維詩云歸鞍競帶青絲籠

銀絲籠 杜甫詩云赤墀櫻桃枝隱映銀絲籠

竹籠 明紀云天順中刑部尚書軒輗致仕陛辭上勞之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耶輗頓首賜白金綵帛遣之

績籠 續述征記云梁郭西有籠水發源長城山直北流於梁郭西注濟水或云齊之孝婦誠感神明湧泉發於內室潛以績籠蔽人莫知之由是無谷汲之勞姑及家人疑而窺之值婦出而搜其室既

無所覩試發此龍而泉遂濆湧流漂居宇所以名曰龍水也

筒 筩用

增說文曰筩通簫也 又曰筩斷竹也 韻府曰蜀郫縣截大竹為筒盛酒閉以藕絲包以蕉葉信宿香達於外曰郫筒 杜甫詩云酒憶郫筒不用酤 黃庭堅詩曰日落幾家收釣筒

筒二

增吸酒 著詩 珊瑚鉤詩話云魏正始中鄭公慤三伏避暑取荷葉盛酒刺葉與柄通屈莖如

象鼻持吸之名碧筒杯　林逋集注云白樂天元微之唱和以詩著筒

寄書　貯米　晉書云陸機以竹筩盛書信繫黃耳犬頸送至其家　續齊諧記云楚人五日以竹筩貯米投水祭屈原　蘇軾詩云飯筩仍愍楚

聽鳳　盛魚　律呂新書云伶倫取嶰谷之竹吹之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聽鳳之鳴　廣輿記云漢杜孝巴郡人母嗜魚膾杜役於成都買魚盛以竹筒投之江祝曰願母得此作膾婦出汲忽見竹筒浮至異而取之見二魚曰夫所寄也熟以進姑聞者歎其孝感

投書　貯錢　漢書云趙廣漢為潁川太守為缿筩投書民相告訐　韻府云東坡在黃州日以錢百五十作一塊用不盡者貯竹筒中

投殘食　灌小園　唐輿記云豐干禪師斷竹為筒投殘食於內寒山來即負之去　杜甫詩云連筒灌小園

筒三

增詩唐杜甫信行遠脩水筒引泉筒也按信行隷人名詩曰汝性不茹葷清淨僕夫內秉心識本源於事少滯礙雲端水筒坼林表山石碎觸熱藉子脩通流與廚會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大日曛驚未餐貌赤如相對浮瓜供老病裂餅嘗所愛於斯答恭謹足以殊殿最詎要方士符何假將軍蓋行諸直如筆用意崎嶇外 錢起贈裴侍郎湘川廻以青竹筒相遺詩曰楚竹青玉潤從來湘水陰緘

書取直節君子知虛心入用隨憲簡積文不受金體將丹鳳直色映秋霜深寧肯假伶倫謬為龍鳳吟誰將翰苑客昔祕瑶華音長跪捧嘉貺歲寒慙所欽

箕帚一

增說文曰箕簸也　世本曰少康作箕帚　禮記曰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向而扱之　又曰良工之子必學為箕又曰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揭

淮南子曰周鼎不爨而不可賤埽帚日用而不足貴

雜五行書曰常以正月三日買箕四枚懸堂上四壁令人治生大得治田蠶萬倍錢財自入　宋黄庭堅詩曰閑談屢逼人落筆若揮帚

箕帚二

增國語曰越王句踐行成於吳曰一介適女執箕帚於王宮　史記曰張儀説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絶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為大王箕帚

之妾　又曰騶子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　漢書曰單父人呂公見高祖狀貌因重之曰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　又曰上朝太公太公擁彗迎門却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

箕帚三

擸埽門　拂座史記云魏勃欲見齊相曹參無以自通常早埽齊相舍人門以求見　齊書云王思遠性簡潔客來使人覘視衣服垢穢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書

字 擲鵲 晉書云王獻之善隸書有父風以埽帚霑泥書大字方一丈甚善 南越志云鮑靚為南海太守嘗夕飛往羅浮山曉還有小吏晨灑埽忽見兩鵲飛入小齋吏以帚埽之墜於地視乃靚之履也

趣婢焚 詐母取 異苑云北海徐實婢蘭義熙中忽患羸黃而自拂拭有異於常家共伺察見有埽帚從辟角來趣婢取而焚之婢即平復 漢書云賈誼上書云秦人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

長三尺 亨千金 西域志云佛帚在月支國長三尺許似孔雀尾也 文選云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輕其所短語云家有敝帚亨之千金不自見之患也

辱妒婦 嫁孤女 齊書云劉休妻王氏妒帝聞賜休妾敕與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賣埽帚皁莢以辱之 晉書曰庾袞字叔褒凡女名芳將嫁美服既具袞刈荆苕為箕帚曰芳乎汝少孤汝逸

汝豫不汝瑕疵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掃庭内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匜器之為美欲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

箕帚四

增銘漢李尤箕銘曰神農植穀以養烝民箕主簸揚糠粃及陳　明方孝孺帚銘曰地之垢治之以帚心之垢不忍其道汝居空潔兮於汝何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八百三十一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八十三

器物部二 鼎 鑊 鎗 釜

鼎一

原說文曰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昔禹貢九牧之金鑄鼎荊山之下 又曰鼎上大下小 爾雅曰鼎絶大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鼎斂上而小口附耳外謂之釴空足謂之鬲舉鼎具謂之鉉鉉貫耳以舉鼎者 周易曰鼎元吉

亨彖曰鼎象也聖人亨以享上帝　又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上九鼎玉鉉大吉　毛詩曰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　增左傳曰飧有陪鼎　周禮曰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　又曰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劑考工記曰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　原禮記曰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　增正義曰鼎者器之名也自火化之後鑄金而為此器一有烹飪

之用一有象物之法　原歸藏占曰鼎有黄耳利得鱣鯉　三禮鼎器圖曰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黄金諸侯白金有鼻目以銅為之三足　晉中興書曰鼎者金鐵之精神器也文列八卦知吉凶存亡能輕能重能息能行不爨自沸不炊自熟不汲自盈不舉自藏不遷自行絪緼之氣自然而生亂則藏於深山文明應運而出故禹鑄鼎以擬之　孫氏瑞應圖曰神鼎者質文精也知吉凶存亡能輕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而沸不汲自盈中

生五味昔黄帝作鼎象太乙禹治水收天下美銅以為九鼎象九州王者興則出衰則去　墨子曰巫馬子問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墨子曰鬼神明於聖人猶聰明耳目之與聾盲也昔夏后開使飛廉折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使翁難乙灼自若之龜成曰鼎成四足而方不灼自成不舉自藏不遷自行乙又言繇曰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而遷三國此知必千年無聖之智豈能知哉　增揚子曰九鼎待人而後實

拾遺記曰禹鑄九鼎擇雄金為陽鼎雌金為陰鼎五者以應陽法四者以象陰數　博古圖曰歷代之鼎形制不一有腹著饕餮而間以雷紋者父乙鼎父癸鼎之類是也有鍊色如金著飾簡美者辛鼎癸鼎之類是也有緣飾旋花奇古可愛者象形鼎橫戈父癸鼎之類是也有容布花雲或作雲雷迅疾之狀者晉姜鼎雲雷鼎之類是也有隱起饕餮間以雲龍或作細乳者亞虎父丁鼎文王鼎王伯鼎之類是也或如盂鼎之侈口中鼎

之無文伯碩史頊鼎之至大金銀錯鼒之絶小或自方如簠或分底如鬲或設蓋如敦曰崇曰貫則名其國也曰讒曰刑則著其事也曰牢曰陪則設之異也曰神曰寶則重之極也　類書曰鼎之為象也圜以象乎陽方以象乎陰三足以象三公四足以象四輔黄耳以象才之中金鉉以象才之斷象饕餮以戒其貪象蜼形以寓其智作雲雷以象澤物之功著夔龍以象不測之變至於牛鼎羊鼎又各取其象而飾焉古人用意皆有所取

非特為觀美也

鼎二

原史記曰黄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騎羣臣後宫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　增又曰齊人公孫卿有札書曰黄帝得寶鼎宛侯問於鬼史區區對曰黄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黄帝迎日推策　原説苑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於是使人以

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崇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天大雨　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説湯至於王道　增鼎録曰太公於渭水得玉璜鑄一鼎刻其文曰璜鼎　史記曰武王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寶玉　原左傳曰宋華督巳殺孔父而弑殤公名莊公於鄭而立之以郜大鼎賂公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納於太廟非禮也　又曰楚子伐陸

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方有德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增又曰魯侯享晉六卿賂荀偃以乘馬加璧束錦先吳壽夢之鼎注以馬璧為鼎之先也 又

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問曰寡君有疾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未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原又曰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葬女于郭西閶門外鑿地為池積土為山文石為槨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之　增史記曰文帝後元年

新垣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上使治廟汾陰南欲祠出周鼎　又曰武帝時汾陰巫錦為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欵識迎至中山曣晶有黄雲蓋焉有麃過帝自射之以祭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尊寳鼎　漢書曰汾陰得寳鼎藏於甘泉羣臣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吾丘壽王曰非周鼎帝問曰羣臣皆謂周鼎爾獨以為非何也有説則

可無説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説臣聞周自后稷公劉太王文武周公德澤上昭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周鼎今漢自高祖布恩施惠陛下功德愈盛珍瑞畢見天作有德寶鼎自出此天以與漢漢非周也 按鼎録云汾陰寶鼎高一丈二尺受十二石雜金銀銅錫為之四面蛟龍兩耳能鳴三足馬蹄刻山雲奇怪之象其文曰壽考天地百祥臻至山伏其靈海伏其異 又曰東方朔對武帝曰夏育為鼎官注今殿前舉鼎官 鼎録曰漢宣帝建章銅簴銅人生毛以為美祥鑄一金鼎埋之建章宫 東觀漢記曰廬江獻鼎詔

名鄭衆問齊威公之鼎在柏寢臺見何書春秋左氏有
鼎事幾衆對狀除郎中　原晉起居注曰咸和元年宣
城春穀縣民獲古鼎可受三斛餘羣臣畢賀　晉陽秋
曰咸康八年穀成縣民留珪夜見門内有光取得玉鼎
一圍四寸廬江太守以獻　南越書曰熙安縣山下有
神鼎天清水澄則見鼎刺史劉道錫常使繫其耳而牽
之耳脱而鼎潛既而執綰者莫不疾耳蓋尉佗之鼎
增玉海曰貞觀二十二年九月遂州涪水中獲古鼎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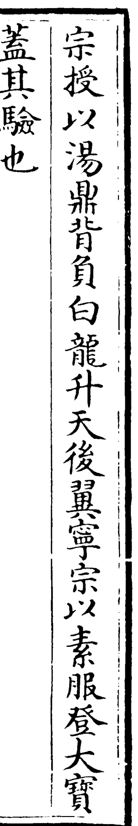
五石三斗旁有銘刻響若洪鐘開元十三年十月壬申萬年人工慶築垣掘地獲寶鼎五獻之四鼎皆有銘銘曰垂作尊鼎萬福無疆子孫永寶用二十一年六月庚子眉州獻寶鼎重七百觔無耳足有篆書數字天寶元年五月平凉獲古𨶹鼎獻之元和二年正月詔以湖南所獻古鼎付有司初永州人唐履昌得之重一百十二觔　五代史曰唐張策字少逸聰悟好學其父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黄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同以為奇策

時年十三啟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耶同大驚異之　宋史曰咸平中乾州獻古銅鼎狀方而四足有古文二十一字人莫能曉令句中正與杜鎬詳驗以聞援據甚悉　玉海曰皇祐五年鑄鼎十有二圓丘用五宗廟七又作鸞刀郊廟各一初賈昌朝侍經筵帝問鼎卦聖人亨以享上帝今郊何以無鼎昌朝不能對曰容退而講求于是詔禮官議以為郊有亨

牲進熟遂命阮逸胡爰鑄銅鼎制鸞刀帝親書刻之牛鼎容一斛羊鼎五斗豕鼎三斗乙酉御崇政殿觀新樂及新作晉鼓三牲鼎鸞刀以補禮器之闕　禮志曰皇祐五年閏月制三鼎鸞刀郊壇正配二位太廟七室牛羊豕鼎各一郊十二鼎扃無文飾廟二十一鼎三聖加三鼎奉慈后廟分命大臣行禮常祀公卿攝事十鼎皆塗金扃以玉飾　宋史曰劉敞嘗得先秦彝鼎數十銘識奇奥皆案而讀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

曰我死子孫以此蒸嘗我　又曰政和四年用方士魏漢津之説備百物之象鑄鼎九中央曰帝鼐色黄北曰寶鼎色黒東北曰牡鼎色青東曰蒼鼎色碧東南曰罔鼎色緑南曰彤鼎色紫西南曰阜鼎色黒西曰晶鼎色赤西北曰魁鼎色白政和六年又用方士王仔昔議改帝鼐為隆鼎彤鼎為明鼎阜鼎為順鼎晶鼎為藴鼎魁鼎為健鼎寶鼎如舊牡鼎為龢鼎蒼鼎為育鼎罔鼎為潔鼎八年又用方士言鑄神霄九鼎曰太極飛雲洞劫

之鼎蒼壺祀天貯醇酒之鼎山岳五神之鼎精明洞淵之鼎天地隂陽之鼎混沌之鼎浮光洞天之鼎靈光晃耀煉神之鼎蒼蠅火蛇蟲魚金輪之鼎與漢津所鑄凡十八焉　玉海曰政和七年四月十八日禮制局言宗廟用九鼎其三為牲六為庶羞周頌云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明堂所用牲而已庶羞之鼎不當設元豐奉祀禮文明堂正配各用牛一羊一豕一請宗祀止用三鼎而不設庶羞之鼎其俎亦用六　宋史曰趙汝愚嘗夢孝



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寧宗以素服登大寶
蓋其驗也

鼎三

原銘功　**分器**　漢書曰宣帝時漢陽得寶鼎上刻書云王命尸臣云云張敞議云殆周之褒賜子孫刻銘其先功者也　左傳云楚子次于乾谿右尹子革夕王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　**增飾玉**　**塗金**　楚詞天問云緣鵠飾玉注伊尹修飾玉鼎以事湯湯賢之以為相　唐書云則天時九鼎成后欲用黃金塗之姚璹奏鼎者神器貴質朴不待外飾臣觀其上先有五采豈待塗金為符曜耶　**鏤倕**

破備 淮南子云周鼎鑄倕使銜其指明大巧之不可為
也注倕堯之巧匠周鑄鼎鏤倕身於鼎使自銜其
指 鼎錄云吳陸遜破劉備軍
鑄一鼎以紀功其文曰破備
鎮山 原出水 鼎錄
云吳
孫亮于武昌鑄一鼎文曰鎮山 史記云秦始皇過彭
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
按正義云周赧王五十九年秦昭王取九鼎一飛
入泗水餘八鼎入于秦中故始皇欲祠而出之也 增
定軍 受禪 鼎錄云諸葛亮殺王雙還定軍山作一鼎
埋漢川文曰定軍 又曰魏文帝黃初元
年鑄受
禪鼎
用醴 承露 又云漢哀帝元壽元年鑄一鼎
貯酒其文曰羣臣元日用醴鼎
又曰東漢安帝延光四年
鑄一鼎于少室山文曰承露
龍頭 豕腹 上下俱詳
韓愈石鼎
詩
煮汞 原陶金 宋史云張永德寓睢陽有書生就
永德求汞五兩即置鼎中煮之成

十金　南越書云永城縣江前有神鼎圓數里耳高五六丈葛稚川有云赤松子陶金丹鼎　增長

滿　大通　鼎録云漢廢帝賀鑄一小鼎貯酒四足受二斗其文曰長滿　又云梁武帝大通元年埋一鼎于蔣山文曰大通真鼎又鑄一鼎書老子五千言沈之九江中並蕭子雲書　龍形　豹

尾　又云蜀先主時有龍見武陽之水九日因鑄一鼎象龍形　又云吳孫權獵樊山見一嫗問得何獸答曰得一豹曰何不截尾遂為嫗立廟并鑄一鼎文曰豹尾鼎　刻經　紀書　鼎録云漢張道陵得

仙鼎十刻丹經埋於雲臺山下　又云晉王羲之作一鼎紀已之書名曰書鼎沈於九江　呴雉

烹雞　史記云武丁祭成湯有飛雉登鼎耳而呴　後漢書云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少汁則熬

傳器　記圖　史記云西周武王曰居三代之傳器索隱曰謂九鼎　鼎録云東漢張衡制地動圖

記之於鼎沈於西鄂水中

原秦求　增齊索

戰國策云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顯王患之顏率曰臣請東借救於齊至齊謂王曰秦無道欲興兵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内自畫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願大王圖之齊王大發五萬人使陳臣思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顯王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觧之至齊謂齊王曰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王曰寡人將寄徑于梁率曰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將欲寄徑于楚對曰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章華之上久矣若入楚必不出王曰寡人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夫鼎者非效壺醯醬甀耳可懐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烏集烏飛兎興馬逝灕然可至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竊為大王私憂之願大王疾定所從出敝邑

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韓非子曰齊伐魯索饞鼎魯以其贋者往齊人知其誑也曰必以柳下惠之言爲信魯人以告惠曰奚不以真者與之

改縣名門

地理志曰吾所愛也惠曰吾亦愛吾鼎

河中府寶鼎縣本汾陽開元十年獲寶鼎更名有后土祠舊史云十一年獲鼎改縣名　後漢郡國志云雒陽東城門名鼎門注帝王世紀曰東南門九鼎所從入

原象三公　收九牧

上詳易注疏　郊祀志云伏羲興鑄神鼎一一者統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

增容五斗　受一斛

後漢書竇憲傳云和帝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伐單于大敗之稽落山憲登燕然山勒石紀功南單于於漠北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　宋書曰泰始七年義陽郡獲銅鼎受一斛并蓋並隱起鏤

刻孝子

勸忠臣 鼎録云漢胡廣鑄一鼎其文曰孝子鼎又魏武帝作一鼎與太子名曰孝鼎刻畫古來孝子姓名 又曰漢王商單于所畏帝鑄鼎刻其功以勸忠臣

圖神姦 著饕餮 子華子云周之九鼎禹所以圖神姦也 呂氏春秋云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為其不陽也

平寇盜 宜侯王 鼎録云漢成帝綏和元年匈奴平鑄一鼎其文曰寇盜平黃河清 又云蜀章武三年先主作二鼎一與魯王文曰富貴昌宜侯王一與梁王文曰大吉祥宜公王

鑄刑書 銘文德 左傳云昭六年鄭子產鑄刑書注鑄于鼎又昭二十九年冬晉趙鞅荀寅賦晉國一鼓鐵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 蔡邕集云橋公廟碑云文德銘於三鼎武功勒于征鉞

伏萬國 和四方 鼎録云漢宣帝甘露元年于華山仙掌鑄一鼎擬承甘露

其文曰萬國伏貽長久鑄神鼎承天酒　又云漢昭帝元年於藍田覆車山鑄一鼎其文曰宜君王和四方調滋味去腥傷

孟説舉　項羽扛　史記云秦武王與孟説舉龍文鼎絶臏而死揚子云烏獲任鄙項羽皆力能扛鼎抃牛

和五味　造六熟　上見説文　孔帖云常山王承乾造六熟鼎招士奴盜取人牛馬親視烹燖

出王雒山　沈彭蠡水　後漢書云孝明帝時王雒山出寶鼎詔太常陳鼎於廟　鼎錄云孫權黃武元年於彭蠡水沈一鼎其文曰百神助陽侯伏

丞相紀功　君王資膳　又云蕭何為丞相鑄一鼎大如三石甕自表已功其文曰紀功鼎　又云漢景帝鑄食鼎以金銀銅雜為之若瓶無足文曰五熟是資君王之膳

鼎四

增三鼎 瑞應圖曰黃帝造三鼎以象太乙曹植有黃帝三鼎贊

五鼎 漢書云主父偃云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

餗鼎 宋鼎銘曰宋公緣作餗鼎

膳鼎 鼎錄云漢元帝初元二年鑄一鼎大如甕無足其文曰皇帝膳鼎

儒鼎 又云漢靈帝熹平元年鑄一大鼎埋之鴻都門文曰儒鼎

神鼎 白虎通云澤出神鼎

魚鼎 又云東漢順帝永建六年鑄一鼎於伊水名曰魚鼎

柱鼎 漢官儀云帝於開陽門夜直樓上作一鼎文曰柱鼎

建國鼎 又云王莽建國元年鑄一大鼎文曰建國鼎又作一鼎文曰君臣之鼎

克漢鼎 又云蜀先主章武二年於漢川鑄一鼎名曰克漢埋之丙穴中又鑄一鼎名曰八陣鼎沈於永安水中紀行軍奇變又埋一鼎於劒口名劒口鼎

蛟龍鼎 又云東漢明帝永平十年鑄一鼎於洛水名曰蛟龍伏

君臣鼎 詳建

國鼎

八陣鼎 詳克漢鼎

一斗鼎 汾陰宮鼎銘曰平陽一斗鼎

九龍鼎 淮南子云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鼎

三螭鼎 汾陰宮鼎銘云唐三螭鼎

餗釪鼎 宋夫人鼎銘云宋君夫人之餗釪鼎

常燃鼎 杜陽編云貞元八年吳明國貢常燃鼎容三斗光潔類玉其色純紫每修飲食不熾自熟云食之令人反老

元凱鼎 鼎錄云吳顧邕鑄一鼎文曰顧元凱鼎

敬康鼎 又云孔愉獲一龜放之遂作一鼎文曰孔敬康鼎

曾氷鼎 蔡邕銘論云昔名公作誥先王賜朕鼎出於武當曾氷

康寶鼎 漢郊祀志云宣帝以方士言立周康寶鼎祠於未央宮中

魯岑鼎 呂氏春秋云齊攻魯求岑鼎魯公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

衛舒鼎 左傳云定公六年二月衛公叔文子曰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

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馬

銘昆吾

蔡邕銘論曰呂尚作周太師封于齊其功銘于昆吾之鼎

原烹文摰

白帖云文摰發怒齊湣王以愈王疾王命生烹文摰三日三夜不死顏色不變文摰曰胡不覆鼎以絶隂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摰乃死

增紀征伐

鼎録云魏武帝鑄一鼎於白鹿山記征伐戰陣之能也

紀歴數

又云蔡邕為侍中封高侯作一鼎記漢家歴數又吳孫皓鑄一鼎於蔣山紀吳之歴數

撰鼎録

書目云陳太子中庶子虞茘撰鼎録一卷録自古鼎形象欵識始於夏九鼎終於王羲之書鼎

作鼎歌

史記云漢元鼎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

負鼎詣闕

唐書云和逢尭於武后時負鼎詣闕下自言願助天子和飪百度有司讓曰昔桀不道伊尹負鼎於湯今天子聖明百司以和尚何所調逢尭不能答

奉鼎

安宮宋史五行志云徽宗崇寧四年秋九鼎成奉安於九成宮以蔡京為定鼎禮儀使帝幸宮行酌獻禮鼎各一殿中央曰帝鼎北曰寶鼎東曰牡鼎東北曰蒼鼎東南曰岡鼎南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曰晶鼎西北曰魁鼎

原漢德方盛武帝善吾丘之言　周德雖衰楚子懾王孫之對

鼎五

增詩漢班固寶鼎詩曰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縕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唐韓愈石鼎聯句詩曰巧匠

斲山骨刳中事煎烹劉師服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侯喜龍頭縮菌蠢豕腹脹彭亨軒轅彌明外包乾蘚文中有暗浪驚師服在冷安自足遭焚意彌貞喜謬當鼎鼐間妄使水火爭彌明大似烈士膽圓如戰馬纓師服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喜秋瓜未落蒂凍芋强抽萌彌明一塊元氣閉細泉幽竇傾師服不值輸瀉處焉知懷抱清喜方當紅鑪燃益見小器盈彌明睆睆無刃迹團團類天成師服遥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喜旁有雙耳穿上有孤髻撐彌明或訝短

尾銚又似無足鐺（師服）可惜寒食毬擲此路傍坑（喜）何當出灰灺無計離缾罌（彌明）陋質荷斟酌狹中貴提挈（師服）豈能煮仙藥但未汚羊羮（喜）形模婦女笑度量小兒輕（彌明）徒爾堅重性不過升合盛（師服）仍似廢轂仰側見折軸橫（喜）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彌明）以茲翻溢愆實負任使誠（師服）常居顧盼地敢有漏泄情（喜）寧依煖爇弊不與寒涼并（彌明）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師服）迴旋但兀兀開闔惟鏗鏗（喜）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為

手所撜磨礲去圭角浸潤著光精頋君莫嘲誚此物方施行四韻俱彌明　司空圖鼎詩曰革物信能和五味烝恩應可象三公　宋歐陽修葛氏鼎詩曰大河昔決東南流蕭條東郡今遺湫我從故老問其由云古五鼎藏高丘地靈川秀草木稠鬱鬱佳氣蒸常浮惟物伏見數有周秘藏竒怪神所摎天昏地慘鬼哭幽至寶欲出風雲秋蕩摇山川失維陬九龍大戰驅蛟虬劃然岸裂轟雲驫滑人夜驚鳥嘲啁婦走抱兒扶白頭蒼生仰叫黄屋

憂聚徒百萬如蚍蜉千金一埽隨浮漚天旋海沸動九州此鼎始出人間留滑人得之不敢收奇樣古質非今侔器大難用識者不以示世俗遭揶揄明堂會朝饗諸侯饔官百品供王羞調以五味烹全牛時有用舍吾無求二三子學雕琳球見之始驚中歎愀披荒斷古爭窮蒐苦語難出聲吚嚘馬圖出河龜負疇自古怪詭何悠悠嗟我老矣不能休勉强作詩慙效尤

邵雍問鼎詩

曰請將調鼎問於君調鼎工夫敢與聞只有鹽梅難盡

善豈無薑桂助為辛和羹必欲須求美衆口如何更得均切勿輕言天下事伊周殊不是庸人　明謝應芳古鼎歌曰碧雲師著金伽黎空王殿前龍象隨當階一卒送古鼎狀若獻寶波斯兒羣緇聚觀方丈室中有老僧前致詞云是山中舊時物立誦欵識能無遺文詞詰屈錯盤詰字體隱伏蟠蛟螭蒼姬訖録世屢改不知何代來如斯謝家寶樹修佛刹巨搆價與秦城齊鼎兮鼎兮什襲去歲經六紀今來歸師聞此語重歎息兵火連年

炎九域金鐘大鏞棄道傍總若沈沙銷折戟鼎歸禪日獨無恙護持信有天龍力摩挲兩鉉濕煙霧錯落丹砂暎金碧光如摩尼含五色高比珊瑚長一尺嗚呼羲軒之鼎莫可求禹鼎亦已淪東周世所用者非爾儔或彭豕腹徒色羞調羹爾無與覆餗爾不憂歸來兮歸來北山兮莵裘汾陰自有為時出切勿放光驚斗牛

增賦唐趙良器鼎賦曰夫君所以為天下重者以其寶位鼎所以為天下貴者以其神器則君得鼎以祚長鼎

應君以時昌故黄帝徵大匠稽舊章異國貢物遠人來王鏇銅於雷首之下合冶於荆山之旁聲沓沓以海沸氣曈曈而電光乾坤於是震動日月於是昭彰㸌然煙收而燼滅阜爾成功而効祥煥以雕文錯虬龍之鱗介騰乎瑞色雜天地之玄黄葢聖人所以享帝養賢亶飪薦祉重以安國利以出否納之不以其道則君失其人聽之不以其聰則雉鳴於耳是以囊括衆彙恢模崇深包水火於六爻之象鏤山川於九牧之金於是總百靈

之異見萬國之心然美其影射金晶光飛王鉉論者徒

議其大小觀者寧識其深淺故道歸天命無勞楚子之

言德自休明實賴王孫之辨爾其法剛柔之節順行藏

之志乃有道則見生於汾水之陰無道則隱沒於彭城

之地可以斥奸慝可以禦魑魅應時而動吉無不利故

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何明聖之至神葬陰陽之

至精德表先知火不燃而自沸量含光大水不汲而自

盈既去故以元吉終取新而利貞則知執虛以待物者

正乎位體柔而進已者宜乎亨故能應皇家之至德垂不朽之鴻名

梁德裕寶鼎賦曰昔軒黃之有天下也鑠至範恢崇謨用建皇極永康帝圖徵鐵於晉國之野鑄鼎於荆山之湖以陰陽作炭以天地為鑪下碎礦而星入鼓長扇而風驅炎氣旁飛寒雪影消於玉馬紅光四照晴日色掩於丹烏於是以泄以竇以鎔以模故寶鼎之芳跡斯可得而聞乎爾其為狀也下實上虛外圓內朗玉鉉金耳之飾巽木離火之象法三台之位均九

州之壤鏤厥奇狀文有鸞鳳蛟龍禦其不若怪無魑魅魍魎故夫長子主之而祭聖人饗之而養徒觀其闡微洞幽崇德辨義作域中之寶通天下之利不汲而盈不炊而沸輕重自隨於德元亨克保於位楚問伊川表周王之至德齊求穀水豈人功之可致當今鼎命翹車鼎刑措獄道德以為矩敦龎以淳俗不改法於六籍不徵金於九牧自獲汾水以定郟鄏邁軒后於往圖遺夏王於厚蘇況伊尹作相由果為僕乃傴僂其身不覆餗於

足朗日月於金鏡調風雨於玉燭庶績其凝百姓無欲愚難復望於其道欲負之而跼蹐 盧庾梓潼神鼎賦曰不假雕鐫宛然文字 宋徐奭試鑄鼎象物賦曰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歆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

原銘宋正考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 古鼎銘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和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 晉讒鼎銘曰昧旦丕

顯後世猶恐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按服虔曰疾讒之鼎也一曰讒地名

後漢崔駰仲山甫鼎銘曰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有福足勝其任公餗乃珍於高思危在滿戒溢可以永年天之大律

崔瑗竇大將軍鼎銘曰大禹鑄鼎象物百神饗帝養賢命錫宗臣三距金鉉公德配焉雉膏之美咸在擇人惟王建國分之彝器鼎為元寶君臣享位足勝其任鬻保寶器持盈若冲滿而不溢黃耳不革玉鉉終吉禹鏤其鼎湯刻其盤紀功申戒貽

則後人　李尤鼎銘曰五鼎太和滋味集具雖快其口損之為務　梁周捨鼎銘曰天下寧康異方同軌九牧作貢百司咸理範金鑄器戒鎮階戺波圓月鏡傳之無已　增唐皮日休隋鼎銘曰隋氏有鼎其罷非古以詐為金以賊為鑄以虐火煎四海以毒氣蒸九土天假唐力扛之仁地以澤撲虐火以德銷毒氣既折其足又闔其耳噫嘻聖王無畜玆器　宋蘇軾漢鼎銘序曰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為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

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葢已見笑於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為宗廟之觀美而已及其衰也為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無異嗟乎孰知九鼎之為周之角齒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已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涎而睨已也絶周之祀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甞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

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為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萬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以諛進不能究其義予故作漢鼎銘以遺後世君子其詞曰惟五帝三王及秦漢以來受命之

君靡不有兹鼎鼎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壊而國
隨之豈有易姓而猶傳者乎不寶此器而拳拳於一物
孺子之智婦人之仁嗚呼悲矣　劉敞鼎銘曰帝興神
鼎象天地人赫赫神鼎聿維國珍光潤龍變其徳日新
原賛晉郭璞賛曰九牧貢金鼎出夏后和味養賢以無
化有赫赫三事鑒於覆餗
原啟梁劉孝綽送瑞鼎詣相國梁公啟曰生木遊火之
禽夾陛紀朔之華白環銀甕之迹素雉金船之瑞自天

有祚不為定於郟鄏虛其所止非獨在於汾陰

鑊

增羊鑊儀禮云雍人陳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鼎之西　豕鑊見上　養魚文子云養魚於沸鑊之中棲鳥於炎鑪之上雖其或生養理失矣　積貨朱崖傳云朱崖大家大銅鑊多者三五百積以為貨　受百斛陸機洛陽記云宮牆外有大鐵鑊盛水以救火受百斛百步一置　容二石墨子云二十五步為一竈竈有鐵鑊容二石以上為湯　注懸泉南越志曰龍川縣營岡北有巨鑊恒有懸泉注之終歲不滿甞有採薪者欲推動之忽然震電迷失路十許日乃至家　溢瀑布羅浮山記云有石鑊容千餘斛溢為瀑布　祭時自滿搜神記云武帝從南

岳至廬江灊霍山之上無水廟有四鑊可受四十斛至祭時水輙自滿用之足了事畢即空　大旱不減武當山記云魏興反照山上有三公鐵鑊常有水數十斛雖大旱而不減　梁武施僧山堂肆考云潤州甘露寺大鐵鑊二武帝所鑄造食以施僧者　孟嘗供客封氏見聞録云青州南城佛寺有二大鑊一容四十石一容三十石舊傳寺即孟嘗君宅鑊乃造食以供客者

鎗一與鐺同

增通俗文曰鬴有足曰鐺　韻府曰鐺釜屬有耳三足温酒器

鎗二

增温酒　煮藥山堂肆考云後周孟信為趙太守政尚寛和山中老人以肶膊酒餽之信和顔接引自出酒以鐵鐺温之曰吾至郡無人以一物見遺卿獨有此餉且食菜久欲為卿受一肶膊耳酒自有不須相費老人大恍再拜擘肶進之　列仙傳云周貫荒木雁子欲攜李生同修仙道不從貫指煮藥鐺云頑鈍天教合作鐺銚他三脚豈能行雖

折脚　有耳無業禪師然有耳不聽法只愛人間戀火坑云看他古得道人得意之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子煮飯喫過三十年　宋太祖紀云雷德驤判大理寺言趙普强占山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曰鼎鐺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二齒

鎗三

原給太子東宮舊事云皇太子初拜給銅龍頭鎗　增嫁公主杜陽編云咸通九年

同昌公主出降以金銀為井欄鐺之屬

鎗 原遺何點齊書云竟陵王子良遺何點以徐景山酒鎗 增賜攸緒唐書云武攸緒隱居石室所賜金銀鐺鬲王公所遺鹿裘素障癭枅塵皆流積不御也 煑山川呂仙傳云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内煑山川 病心腹孔氏志云有人苦心腹病死後剖視之得銅鐺一枚容數合許 水部不識南史云陳暄與兄子秀書曰何水部眼不識盃鐺而吾口不離瓢杓 供奉與同李白詩云舒州杓力士鐺李白與爾同死生

鎗四

原詩梁吳筠以服散鎗贈殷鈞詩曰玉鉉布交文金丹煥仙説九沸翻成緩七轉良為切執以代疏麻長貽故

人別　增唐陸龜蒙咏酒鎗詩曰景山實名士所玩垂清壓當作酒家語自言中聖人奇器質含古挫糟味應醇惟懷魏公子即此飛觴頻　皮日休和陸龜蒙酒鎗詩曰象鼎格仍髙其中不烹餁惟將煮濁醪用以資酣飲偏宜旋樵火稍近餘酲枕若得伴琴書吾將著閒品

釜一

增說文曰鍑釜大口者銼鍑也　方言曰釜自關而西謂之釜或謂之鍑　原爾雅曰區四為釜　增廣雅曰

錪鬲鍑鏕鏝鍪鏊錡釜也　埤蒼曰錫鉼小釜也　原白帖曰釜大者曰鍑　古史考曰黄帝始造釜　毛詩曰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又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鬵周禮注曰豐年人食四釜為上歲三釜為中歲二釜為下歲謂一月食米也　增春秋繁露曰夏求雨曝釜于行十日　淮南子曰鉛不可以為刀木不可以為釜魏子曰鼎以為希出而世貴之釜鬲常用而世輕之兵書曰初出軍行三炊釜不得覆覆釜軍敗　原楚詞

曰黃鍾毀棄瓦釜雷鳴　增杜甫詩曰紫駞之峰出翠

釜

釜二

增物理論曰堯世洪水民登木而栖懸釜而爨　淮南子曰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釜甑踰梁山而國乎岐　呂氏春秋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或遇之山中負釜　原白帖曰曾子曰吾及親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吾心悲　增韓子曰智伯

圍襄子於晉陽決晉水灌之城中懸釜而炊　原史記曰蔡澤入于趙見逐入韓之魏遇奪釜鬲於途　增又曰項籍救鉅鹿沈船破釜甑以示必死　後漢書曰王莽納言將軍嚴尤欲據宛漢齊武王伯升乃陳兵誓衆焚積聚破釜甑鼓行而前　東觀漢記曰鄧遵破匈奴得釜鑊二三千枚　謝承後漢書曰胡郡為淮南太守使羣下閤外炊曝作乾飯閤中不設釜竈　又曰潁川尹暹為徐州刺史以小銅釜甑十日一炊　魏畧曰鍾

繇為相國以五熟釜鼎範因太子鑄之釜成太子與鍾繇書曰昔有黃三鼎周之九寶咸以一體使調一味豈若斯釜五味時芳蓋鼎之烹飪饗帝養賢昭德祈福今之嘉釜有踰兹美執事寅亮大魏以隆聖化故勒銘釜口贊揚洪美垂之不朽（銘見後） 宋史曰李濤免相歸第時中書厨釜鳴者數四 元史曰富珠哩翀先金泰和間生于江西贛江舟中釜鳴者三人以為異後翀果學問文章無足比倫元至大間授翰林編修官至禮部尚

釜三

增織竹　鑿石 裴淵廣州記云東覩郡煮鹽織竹為釜以牡蠣屑泥之燒用七夕一易　前秦録云處士張忠隱于山中鑿石為釜容六斗四升

原魚游　增虹飲 後漢書云揚州賊率張嬰詣太守張綱降曰苟全性命如魚游釜中異苑曰薛願家有虹飲釜中水盡以酒灌之便吐金滿釜而願因之豐富

原轑羹　澳粘 漢書云高祖過丘嫂嫂轑釜羹佯為羹盡後封其子羹頡侯　白帖云石崇以蠟代薪王愷以粘澳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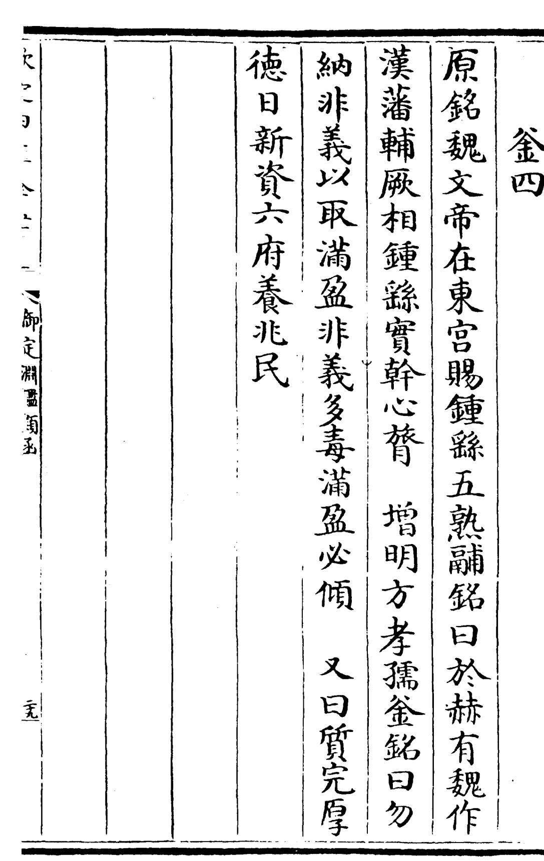
增炒麥　蒸丹 南唐近事云玄宗嘗欲真珠數升耿先生曰易事耳命以小麥數升以銀釜炒之食頃成珠　茅君內傳云欲合九轉丹先作神釜

蒸之

炊熱 **原沃焦** 東觀漢記云梁鴻少孤詣太學受業同房先炊已呼鴻及熱釜炊鴻曰童子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燃火 史記云秦伐趙趙求救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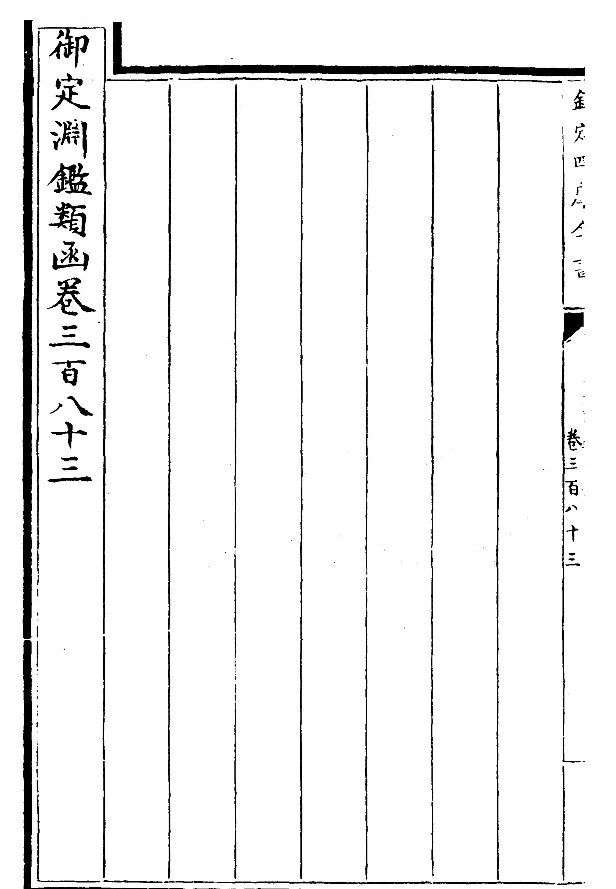
生魚 **增化翁** 後漢書云范丹為萊蕪長遭黨錮有時絕粒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河圖云漢高祖觀汶水見一黃釜驚却反化為一翁責言劉季何不受河圖

有圓蓋 **為平底** 異苑云長山朱郭夫妻採藻澗濱見二銅釜沿流而下取之而歸有圓蓋中滿銅器光輝曜目自然作聲郭懼運著北山埋之而後賣釜與人主載出為貨船無故自覆失釜所在 晉諸公讚云杜預欲為平底釜謂欲省薪火黃門郎賈尋於世祖前面折預曰釜之尖下以備沃洗今若平底無以去水預亦不能折也



釜四

原銘魏文帝在東宮賜鍾繇五熟鬴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鍾繇實幹心膂　增明方孝孺釜銘曰勿納非義以取滿盈非義多毒滿盈必傾　又曰質完厚德日新資六府養兆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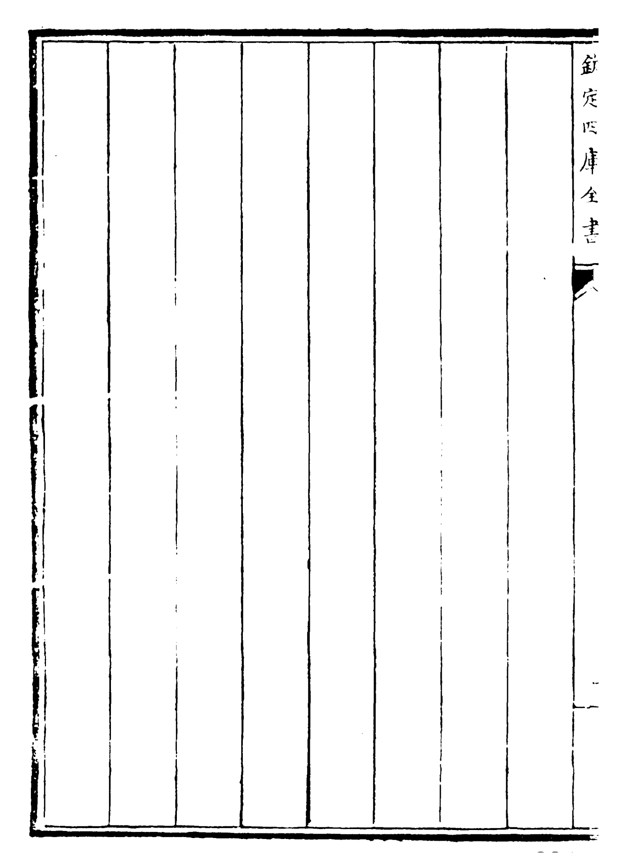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八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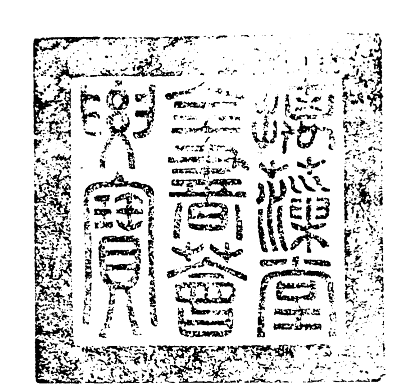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三百八十三第一頁後四行王日一舉刋本日訛自據周禮改

第六頁前二行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刋本寶訛鼎據史記改

第六頁前五行瞲甌有黄雲蓋焉刋本瞲甌訛晏温據史記改

第二十三頁前六行鑒於覆餗刋本餗訛蔌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宣蕃光

謄録監生臣王世臣